目录

CONTENTS

第一部 1

第二部 109

附 录 232

阅读训练题 232

参考答案 238



GANGTIESHI
ZENYANGLIANCHENGDE

第一部

1

“圣诞节去我家里补考的，都有谁?”肥胖的神父凶神恶煞般地瞪着全班学生。

他的话音刚落，四个男生、两个女生慌慌张张地从座位上站了起来。

“不关你们的事!”神父向那两个女孩子摆了摆手让她们坐下。

“死小子们，怕什么?!”

瓦西里神父推开椅子，走到瑟缩成一团的男孩子们跟前。

“你们这些小混蛋，谁会抽烟?”

“神父，我们从来不碰那玩意儿。”男孩子们的声音有些颤抖。

“哼！该用钳子撬开你们的嘴，难道面团里的烟末儿是鬼撒上的?把裤兜掏出来！快！耳朵聋了吗?”神父铁青着脸。

其中有三个孩子把裤兜掏了个底朝天，把东西都放在桌子上。

神父仔细地检查了他们的口袋，却没发现一丁点儿烟末儿。

“你怎么呆头呆脑的？像块木头!”

他把凌厉的目光落到保尔身上，他穿着灰旧的衬衫，蓝裤子，膝盖上打着补丁；眼睛黑亮，眼神中充满了敌意和不甘心，却勉强装出毕恭毕敬的样子。

“我的裤子没有兜。”他用手护着缝死的兜口。

“哼，你要敢作敢当！是你用烟灰给复活节的面团加了点调料，是不是？小坏蛋！这回可不能饶了你了，上次是看你妈妈的面子！”他拎着保尔的一只耳朵，可怜的小家伙趔趄着，被神父从教室拖到走廊。

保尔颓唐地坐在台阶上，耳朵火辣辣地痛，他不知道怎样向妈妈交代，她在税务官家做保姆，累得要死，他真的不想给她添麻烦。

“都怪该死的神父，死胖子！”这事儿其实是谢廖沙出的主意，而且是他俩一起干的，但是保尔不会出卖朋友的，宁愿自己顶罪。

保尔和瓦西里神父结过仇。

那次他听到高年级的教师讲地球已经存在好几百万年了，星星也跟地球相像。他张大了嘴巴，感到非常惊讶，这和《圣经》里讲的完全两回事儿。

他的圣经课总是满分，上帝哪一天创造了哪一种东西他都知道。保尔心中充满了疑惑，决定向瓦西里神父请教。

可他的问题还没说完，就被神父尖锐的喊叫打断了。

“一派胡言！除了《圣经》，其他的东西都是魔鬼！”

神父揪住他的两只耳朵，使劲把他的头往墙上撞，这还不算完，他被无情地赶回了家。

是妈妈低三下四央求瓦西里神父，他才重新回到学校。从那时起，保尔就恨透了神父。神父对他施加的暴力和侮辱，他一辈子都不会忘记。

以后，神父对他百般刁难，常常找茬儿把他赶出去，有时接连几周罚他站墙角，根本不让他听课，由此他对道貌岸然的神父更加憎恨，这才在谢廖沙的鼓动下把一撮烟末撒在面团上。

下课了，同学们围住了保尔，叽叽喳喳地问东问西，保尔把头埋在膝盖里，眼泪不听话地往外流。谢廖沙在教室里没敢出来，他觉得非常对不起保尔，没脸见他。

“叫保尔过来！”校长尖厉的声音从窗户里面传过来。

保尔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儿了，他的腿软绵绵的，极不情愿地朝教

员室走去。

他得到的结果是——又一次被开除了，而且不论谁求情都没有用，都不可能重返学校。

保尔的妈妈领他去车站的食堂找工作。老板弯腰驼背，面色苍白。

“他多大了?”

“12岁。”保尔的妈妈回答。

“留下吧，工钱每月八卢布，当班的时候管饭，工作24个小时，休息24个小时，可是不许偷偷摸摸。”

“老板，我保证保尔会规规矩矩的。”妈妈诚惶诚恐地说。

老板转身向站在旁边的女招待说：“齐娜，带这个小孩儿到洗刷间去，叫佛罗霞安顿他。”

妈妈临走前，小声地叮嘱：“保尔，我的孩子，你干活儿要卖力气，别让人家瞧不起。”

洗刷间里热火朝天，一大摞盘碟和刀叉杂乱地堆满了桌子，几个女人正在埋头擦餐具。

一个年龄比保尔大一点的、长着一头红色蓬乱头发的男孩子，正在烧两个大茶炉。

整个洗刷间里热气腾腾，保尔看不清女工们的模样。他站在那儿，不知所措。

齐娜走到正在洗盘子的佛罗霞旁边，拍着她的肩膀，说：“班头儿，给你带来个小伙计，你教他该干什么吧。”

佛罗霞擦去了额上的汗，从上到下把保尔仔细打量了一番，然后语气柔和地说：“你每天早晨要按时把大铜壶里的水烧开，还有，你得劈木柴，另外那两个大茶炉你也要看管。活儿紧的时候，你还需要帮着擦刀叉，倒脏水。小弟弟，你的活儿很多，使出吃奶的劲儿干吧!”

她说话时总是把重音放在字母“a”上。她的乡音和那翘鼻子、泛着红晕的脸，让保尔感到轻松和亲切。

“看来，这位阿姨人很好。”保尔心里想，于是鼓起勇气问佛罗霞：“我该从哪儿下手呢？阿姨……”

保尔还没说完，女工们笑翻了天。

“哈哈哈！……佛罗霞白捡了一个外甥……”

“哈哈！……”佛罗霞笑得前仰后合，其实她只有18岁。

保尔觉得很尴尬，恨不得找个地缝儿钻进去。哎！都怪蒸汽模糊了视线，他又转身问那个男孩子：“我该从哪儿下手呢？”

那个男孩子顽皮地笑着回答：“你的阿姨会告诉你！”

这时候一个上了年纪的女工说：“孩子，过来，帮我擦叉子吧。你们为什么笑个没够？”她递给他一条毛巾，“一头用牙咬住，一头用手拽紧，再把叉子齿儿在这上面来回地蹭。老爷们都仔细看叉子，如果找到一丁点儿脏东西，就糟透了，老板会炒你的鱿鱼。”

洗刷间的门开了，三个堂倌每人捧着一大摞脏盘子走进来。

其中有一个宽肩膀、斜楞眼、驴脸的家伙说：“加把劲儿，下班车要进站了，你们不要学蜗牛爬了。”

然后，他把保尔推到两个大茶炉前：“你是新来的吧？你可得小心，要集中精力干活儿。可是，你瞧，现在一个火已经灭了，另一个火也不旺了。今天饶了你，下不为例，弄不好你就得挨耳光。明白吗？”

保尔点了点头。

他使劲儿朝着那两个大茶炉的炭火鼓风，那两个大肚子茶炉迸出火星来。接着他又出去倒了一次脏水，那脏水桶装得满满的，稍走不稳，就往外溅水，泛着酸臭味儿。回来后，他把湿木柴堆到大锅旁边，又把湿抹布搭在茶炉上面烘干。总之，吩咐他做什么，他都卖力地做。直到深夜，保尔才拖着沉重的脚步走到下面厨房里去。上了年纪的洗盘子女工阿尼西娅等他走后说：“嘿，这孩子干起活儿来很疯狂。”

“是啊，这孩子挺实在的，不用别人操心。”佛罗霞说。

保尔明白在家不听妈妈的话还行，她顶多唠叨几句，可在这里，要是不听话，等待的他只有耳光。

次日早上七点钟，是交班的时间。保尔把两个烧开了的茶炉交给替班的男孩子，他熬了一个通宵，已经累得筋疲力尽。

那个孩子看看一切都弄得妥当，于是双手插着裤兜，用命令的口气说："小家伙！明天早上六点来接班。"

"六点？换班明摆着是七点！"保尔说。

"别人可以七点换班，可你必须六点就来。不准讲条件，否则，我会打得你狗脸开花。"

保尔怒不可遏，朝前逼近一步。保尔本想狠狠地给他一记耳光，只是怕被开除，才没有动手。由于生气，他的脸涨得红彤彤的：

"别装老大，别吓唬我，不管你信不信，你决不会有好果子吃！要打架，我奉陪！"

对方倒退了一步，吃惊地瞧着怒气冲冲的保尔。他完全没有料到会碰个硬钉子，于是有些慌乱。

"咱们先走着瞧吧。"他支吾着。

保尔心想，德性吧，如果这个黄毛小子再敢支棱毛儿，那就要看看到底谁的狗脸开花了！

早晨的太阳从高大的锯木厂后面缓慢地升起来。

保尔迈着大步往家走，现在他也有工作，再也不是吃闲饭的人了。

妈妈正在院子里忙着烧茶，见到儿子慌忙地嘘寒问暖。

保尔从敞开的窗户望见了哥哥阿尔焦姆宽大的背影。

"阿尔焦姆什么时候回来的？"他问。

"他昨天晚上回来的，以后就不走了。他要到调车场干活儿。"

保尔有点迟疑地推开了房门，走进屋里去。

阿尔焦姆回过头来，用冰冷的目光盯着保尔："撒烟末的小混球回来了！"

保尔有点怕阿尔焦姆。

阿尔焦姆揶揄道："大概是你已经大学毕业了，有了本事，所以现在干起洗家什的活儿来了。"

保尔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地板上破烂的地方，心跳得厉害。可是

阿尔焦姆却站起身来，走到厨房里去了。

“估计他不会用拳头教训我了。”保尔松了一口气。

在喝茶的时候，保尔把课堂上发生的事情原原本本地说了一遍。

“唉，我们可拿他如何是好呢？天哪，为了这孩子，我受了多少罪！”妈妈叹息着。

阿尔焦姆推开茶杯，对保尔说：“弟弟，以前的事情一笔勾销了，以后你干活儿别耍把戏。如果这地方把你辞退，我决不饶你。别让妈再操心了。你这个闯祸精，走到哪里都搞得乌烟瘴气，现在该结束了。等明年这个时候——我一定设法把你弄到调车场当学徒，一辈子给人家洗家什会窝囊死的。你应该学门技术，再过一年，我一定替你申请。不要再让妈妈伺候人家了。她弯了一辈子的腰，已经够了。可是你，保尔，以后一定要争气啊！”

车站食堂从来不休息。

谢佩托夫卡站是重要的交通枢纽，车站里总是人山人海。只有夜里两班车间隔的时候，才有两三个小时稍微清闲点儿。成百的列车驶出，前线战场的军队总是不停地调换。不计其数的伤兵从前线撤回来，而统一穿着灰色军大衣的新兵又像潮水似的，不断地前往战场。

一眨眼两年过去了，保尔在食堂里接触到的只是厨房和洗刷间。在地下的大厨房里，工作异常忙碌。那儿有二十几个人在干活儿。十个堂倌在食堂和厨房间穿梭。

保尔人长得又高又壮了，工钱也由八个卢布涨到十个卢布，这期间，他遭了不少的罪，给厨子当下手，被煤烟熏了六个月，还老是挨耳光。后来因为厨子生怕这个不驯服的孩子捅他一刀，所以把他甩到洗刷间去了。幸亏保尔很能干活儿，否则他们老早就把他打发了。

在食堂忙碌的时候，他就像疯子一样，端着盘子一步跨四五级楼梯，在食堂和厨房之间飞速踅回。

每天夜里，堂倌们就聚在仓库里赌博，赌台上摊着大把的钞票。那帮家伙每个人当一班就可以捞进三四十个卢布的小费。客人们一次给他们半个或者一个卢布是常事。

“这帮下流坯子！”保尔心里骂道，“阿尔焦姆是头等的钳工，每

月才赚四十八个卢布；我拼死拼活的只赚十个卢布；可是他们凭什么赚那么多，端盘子吗？真是不公平！”

保尔认为他们和那些老板一样，是他的死对头。“这些垃圾，他们的老婆孩子像富人一样在城里大摇大摆。”

他对每夜在厨房的暗室里或是食堂的仓库里发生的丑事，已经麻木了。他明白，这里的底层女人，都必须以几个卢布的代价，把自己的肉体卖给食堂里有权有势的人，否则她们就会被赶走。

食堂像个臭水沟，腐烂的气息，难闻的臭味儿，朝着这个倔犟、执著、心头有梦的孩子扑来，熏得他喘不过气来。

调车场不收15岁以下的孩童，可是保尔一心梦想着能够早一天离开这地方，调车场那熏黑了的大石头吸引着他，是他的希望。

佛罗霞已经走了，保尔很怀念和她之间的友谊。每当他听到那些无家可归的女工们争吵时，一种莫名的空虚和失落便油然而生。

到了夜里休息的时候，保尔蹲在直迸火星的门炉前面，眯着眼睛烤火，他感到很暖和。不知不觉地，他想起了佛罗霞。那次的情景历历在目——

保尔顺着楼梯爬上柴堆，俯视仓库，堂倌们赌兴正浓。

这时，保尔看见普罗霍尔走了下来，他赶紧藏到阴暗的楼梯下面。

“普罗霍尔，等一等。”是佛罗霞的声音。

普罗霍尔站住了，“什么事？”他不高兴地问。

佛罗霞拽住他的袖子，用一种微弱的哽咽的声音说：“普罗霍尔，那中尉给你的钱呢？”

普罗霍尔猛地挣开她，凶巴巴地说：“什么？钱？难道我没有给你吗？”

“但是，他给了你三百个卢布。”佛罗霞带着哭腔说。

“太太，一个洗盘子的女工很贱的！给你五十个卢布就够了，那些贵妇人，还拿不到这么多呢。你应该满足了，只陪男人睡一晚，就挣这么多。得，我再给你二十个，再多就是妄想了，你要是识相，往后我还会给你找客人。”普罗霍尔的语气里充满了讥讽。

“你这个流氓，恶棍！”佛罗霞无力地靠着柴堆，呜呜地哭了起来。

保尔眼看着佛罗霞痛苦地用头撞柴堆，他幼小的心被巨大的悲哀笼罩着，他哆哆嗦嗦地抓着那扶梯的铁栏杆：“佛罗霞也给这些该死的畜生卖了。唉，佛罗霞啊，佛罗霞！……”

“普罗霍尔你这个垃圾！”保尔对周围的一切越发憎恶和仇视，可惜他自己的力气太弱小了。

炉膛里小小的火苗灭了之后，又抖动着升起来，合成一股长长的、蓝色的、旋转的火焰，好像一个人正在朝保尔做鬼脸，吐舌头，讥笑他，嘲弄他。

屋子里很静，只有炉子里时而发出的爆裂声和水龙头的滴水声。

厨房晚间有三个小时没有活儿，学徒克利姆卡趁这个空当溜到上面找保尔聊天。

克利姆卡爬上劈柴堆躺下，看了看默不作声的保尔，打趣地问：“你在和火炉斗法吗？”

保尔那对黑亮的大眼睛里充满了忧伤。克利姆卡第一次看见同伴如此惆怅。呆了一会儿，他问：“保尔，今天你有点不对劲儿……发生了什么事？”

“我很难过，克利姆卡。”他把放在膝盖上的两只手紧紧地攥成拳头。

克利姆卡又问：“为什么不高兴？”

“你问我今天怎么不高兴吗？哼，我来这儿后从未高兴过。咱们像牛一般勤快地干活儿，结果不但没有人表扬你，反倒常挨揍！无论是谁手痒了，都可以揍你一顿，还不准反击。我们是来干活儿的，不是来挨揍的。要知道，你就是有分身术，也不能面面俱到，一个没侍候好，就得挨揍。不管你怎样卖力气，该做的统统做到，还是一样要挨揍……”

克利姆卡吃了一惊，劝他说：“小点声儿，要是被人听见，就麻烦了。”

保尔激动地跳了起来。

“让他们听个够吧，反正我不打算干下去了。这儿是什么……是地狱，所有的人都是行尸走肉，是垃圾。他们把咱们当牲口使唤，对姑娘们为所欲为，要是哪一个不愿意服从，他们马上就叫她滚蛋。可她们都是些要吃的没吃的、要住的没住的女孩子，为了有口饭吃，为了活命，只好任他们糟蹋。”

他的话语中燃烧着怒火，克利姆卡连忙跑过去把门关上。保尔还是不断地把憋在心里已久的话发泄出来。

“就说你吧，克利姆卡，人家打你，你不反抗。你为什么不反抗?”

保尔坐到桌子旁边的凳子上，疲惫地用手托着头。克利姆卡给炉子添了一些木柴，也在桌边坐下来。

“今天我们不读书了吗?”他问保尔。

“书亭没有了，宪兵把卖书的人抓去了。”保尔回答。

“为什么呢?”

“据说是因为政治。”

克利姆卡迷茫地看着保尔。

“什么叫政治?”

保尔耸一耸肩膀。

“鬼才知道！听说只要是和沙皇对着干的，就叫做政治。”

克利姆卡吓得打了个冷战。

“难道，真有不怕死的人吗?”

“不知道。”保尔回答。

严冬的一天早上，接保尔的班的那个人没有来。他跑到老板娘那里，请求回家，但是老板娘不同意。因此，他虽然疲惫，还得再做一天一夜。到了晚上，保尔累得要死。大家都休息了，他还得把几个大锅里的水烧开，等着下一班火车。

停水了，他想趁没来水之前在柴堆上打个盹儿，他敢发誓，他只是想打个盹儿，可是他太困了，很快就睡过去了。

几分钟后，水龙头骤然汩汩流出水来，顷刻间便注满了水槽，接着漫延开来，洗刷间的瓷砖上的水越积越多，水淹过了砖地，从门底

下流进了食堂，又从熟睡的旅客们的包袱和提箱下流过。刚开始谁都没觉察到，直到水淹到了一个在地板上躺着的旅客，他跳了起来，大声喊叫，旅客们才都慌忙去抢各自的行李。食堂里乱成一锅粥。

水依然流个不停。

普罗霍尔连忙蹚着水跑过来。他冲到门边，使劲儿把门推开。这样一来，被门阻住了的水便冲进了食堂。

食堂里顿时喊声震天，几个当班的堂倌一齐冲进了洗刷间。普罗霍尔朝睡梦中的保尔扑去。

雨点般的拳头无情地落在保尔身上，他懵了，眼前直冒金星，周身疼痛难忍。

他浑身是伤，一瘸一拐地挨到了家。

次日早上，保尔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阿尔焦姆。

“好，你好好养伤吧。”

阿尔焦姆皱着眉头，脸色阴沉。

车站食堂，阿尔焦姆倚在门框上等着普罗霍尔。

当那个家伙端着一大摞盘子，踢开门走进洗刷间时，阿尔焦姆一个箭步冲上去，一只鹰爪般的大手抓住他的肩膀，眼睛瞪着他：“你敢打我的弟弟保尔?”

普罗霍尔想挣开，可是阿尔焦姆上去就是猛烈的一拳；他想反抗，第二拳更有力，普罗霍尔“扑通”一声跌倒在地，任他怎么折腾也爬不起来了，像是嵌到了地里。

女人们大惊失色，阿尔焦姆大摇大摆地转身离开。

普罗霍尔满脸是血，拼命地号叫。

因为这件事，阿尔焦姆被关进宪兵队里。

六天之后，他才被放出来，那是晚上，母亲已经睡了。保尔坐在床上，阿尔焦姆跑过去，坐在他旁边，亲切地问他：“弟弟，好一点了吗?”停顿了一会儿，他又接着说：“没什么大不了的，你到发电厂去干活儿吧，我已经替你安排好了。你可以在那里学一点本事。”

保尔双手握住阿尔焦姆的一只大手，紧紧地握着，他的大手是那么温暖。

2

“沙皇垮台了!”这个消息很快传遍了小镇。

一天，下着暴风雪，一列火车驶进了车站。两个军人打扮的大学生和一队革命士兵鱼贯而出。他们逮捕了值勤的宪兵、年迈的陆军上校和驻军的长官。成千上万的居民踏着白雪覆盖的地面，奔向广场。

自由、平等、博爱——这些新名词，让人们兴奋和喜悦。

可小镇很快又沉寂了下来，只有那面飘扬的红旗在提醒人们这里曾经经过革命的洗礼。

冬末，一队近卫骑兵团驻扎到小镇上。那些近卫骑兵都很魁梧。军官大都是伯爵和侯爵，戴着金色的肩章，马裤的滚边闪闪发亮，这跟沙皇时代没有任何区别，主人仍是原来的那批人。

直到雨雪交加的11月，局势才开始发生变化。成群结队的士兵从前线回来，他们的称号是“布尔什维克”。

近卫骑兵不太敢抓捕他们，车站上的玻璃窗几乎都被子弹打穿了。谁要是想阻止布尔什维克，他们就拼刺刀。到了12月初，他们的人数不断地增加。

近卫骑兵死守着车站，想截住他们所谓的“逃兵”，但是布尔什维克很勇猛，用机枪把他们打得屁滚尿流，布尔什维克占领了车站，于是载着身穿灰衣服的兵士的火车就一列跟着一列地驶了进来。

1918年春季的一天。

保尔、谢廖沙、克利姆卡在谢廖沙家里玩腻了，便跑到保尔家的园子里，躺在草地上晒太阳。这时候，传来了一阵马蹄声，很快一个人骑着马跃过了道路和栅栏中间的壕沟。骑马的人招呼保尔和克利姆卡：“喂，小家伙，请过来!”

保尔和克利姆卡跳起来，向栅栏跑去。那个人风尘仆仆，歪戴着军帽，穿了一身迷彩制服，腰上挂着一支左轮手枪和两颗德国式的手

榴弹。

“打扰了，小家伙们，给我弄一点水喝行吗?”他请求道。保尔跑去舀水的时候，他转过来问谢廖沙：“小弟弟，这镇上现在是归哪支部队管辖?”

谢廖沙连忙说：“这两个星期只有本地的自卫团。你是谁?”

骑马的人笑呵呵地说：“不要太操心，否则你就成小老头了。”

这时，保尔把一大杯子水递给他，他一饮而尽，接着就抖起马缰绳，朝松林那边跑去。

“他是哪一伙的呢?”保尔问克利姆卡。

“你还是问上帝吧，他会告诉你的。”克利姆卡耸耸肩膀。

谢廖沙说：“大概又要换新政府了。列辛斯基他们昨天都逃走啦。只要有钱的人一滚蛋，那就是游击队要来了。”

大道上又响起了马蹄声。三个人一起朝栅栏跑去。

从树林里，钻出了许多人和车子，在大道上，行进着十五六个骑兵，他们手里都端着枪。带队的两个，其中一个是中年人，穿着迷彩军衣，佩着武装带，胸前挂着一副望远镜；和他并行的，是刚才那个人，他的胸前别着一朵大红花。

“瞧，我刚才说什么来着?”谢廖沙捅了保尔一下，“看见了吧，大红花。我敢打赌，他们都是游击队……”他高兴地叫起来，像小鸟一样跑过栅栏，朝公路奔去。两个朋友也跟着跑去。现在三个人一起站在路边，瞧着这些开到镇上来的战士。

刚才他们见过的那个人，用马鞭指着列辛斯基的房子问道：“这是谁的家?”

保尔竭力跟上那个骑马的：“是律师列辛斯基的家。他昨天就溜了。他是怕你们的……”

“你怎么知道我们是什么人呢?”那中年人和蔼地问。

保尔指着那大红花，说：“这个已经告诉了我答案……”

居民们从各自的房子里跑出来，好奇地看着这一支新开到镇上来的军队。

列辛斯基家的大客厅，已经改成了临时指挥部。

当天晚上，四个人围着餐桌开会，一个是指挥员——满头白发的布尔加科夫同志，其他三个是指挥部的成员。

布尔加科夫在桌子上展开本省的地图，边用指头在上面画着线路，边征求叶尔马钦科同志的意见："我认为应该尽快撤退。我们的任务是在德国人赶到卡扎亭之前先开到那里。拿我们现有的装备和德国人打仗，那简直是以卵击石……我们只有在和其他的红军部队会合之后，才能够作战。况且，我们现在面临的敌人不仅是德军，沿线还有其他许多反革命匪帮。我的意见是咱们先把车站后面那座小桥炸毁，然后，明天一早就撤退。德国人重新修好它需要几天工夫。这样，可以暂时阻止他们追击。同志们，你们有什么建议?"他注视着坐在桌子两边的两个人。

布尔加科夫斜对面的斯特鲁日科夫抬起头来，慢吞吞地说："我……我……完全同意，现在只能这么办。"

那个二十多岁的、穿着工人服的人也没有异议。

只有叶尔马钦科，那个白天跟保尔要水喝的军人反对："我们不能不战而退！我的想法是，我们应该和德国人干一仗。我已经跑累了。如果把决定权给我，我一定选择和他们大干一场……"他使劲儿地把椅子推开，以表达自己的决心。

"明知要吃败仗，偏叫战士们去做炮灰，这简直是无稽之谈，是对生命的不负责。德国人有整整一个师团，而且有重炮和装甲车……叶尔马钦科同志，醒醒吧！"接着布尔加科夫就转过去对全体说："就这样决定了——我们明天早上撤退……"

然后布尔加科夫决定把水兵朱赫来留在镇上做联络工作。这儿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铁路中转站。把朱赫来留下，是因为他会钳工和电工好找工作，而且他是本地人，对小镇上的情况很熟悉。

还有一个很棘手的问题不好解决，沙皇时代遗留下两万支步枪，都存放在穷人区。布尔加科夫原本打算把这些枪用火销毁。但是火真的着起来，根本无法控制，会把农民的房子也一起烧掉。

斯特鲁日科夫身体很健硕，满脸胡须，他主张：应该把武器分给

民众，用以自卫。

“对，就应该这样！”叶尔马钦科赞同，“当德国人把工人和农民逼上绝路的时候，人们至少可以用这些枪抵抗。要知道，把武器分发出去是上策，农民会把它们藏得很好，等到德国人疯狂敛财的时候，这些枪支会派上大用场！”

“那么照你们的意思办吧。”布尔加科夫也同意。

早晨六点多钟，保尔下夜班回家。他在发电厂里已经做了一整年火夫的徒弟。

在路上，他看见许多人手里都拿着步枪，他很好奇，也非常想拥有一支。于是他跑回家，匆忙洗了脸，就立刻跑到镇子的那一头去找谢廖沙。

谢廖沙是一个司机的儿子。他家里有一所小房子和一块不大的田地。谢廖沙出去了，他的母亲生气地说：“听说游击队在发枪，你们这些鼻涕虫，一个个都该狠打。不过是个半大小子，也要去领枪。你帮我转告谢廖沙，要是他把危险的东西带回家，我就把他的脑袋当鸡蛋壳敲……”

保尔飞快跑到街上，他穿过了两条街，遇见一个小男孩拖着两支沉重的、带刺刀的步枪。保尔拦住他问：“你从哪里得到的？”

“是游击队发的，他们发了一整晚，现在全部发光了，很遗憾，你知道晚了。”那小男孩说。

保尔很失落，他多想要一支枪啊。突然他急中生智，急忙转过身，追上那个小男孩儿，强硬地说：“你有一支就足够了，另一支该给我。”

他在光天化日之下抢东西，把那男孩子气坏了，他向保尔扑了过去，保尔后退一步，端着那支带刺刀的枪：“滚开，当心刺刀穿透你的心脏！”

那小男孩气得哇哇大哭，又打不过保尔，只好转身跑开了。

保尔获得了战利品，心里乐开了花，他把枪藏在家里仓房棚顶下面的檩子上，然后一边吹着口哨一边走进屋里。

乌克兰夏天的夜晚是宁静而美丽的。

谢佩托夫卡小镇，中心是市区，四郊是乡村，一到夏天的晚上，少年们都喜欢户外活动。姑娘们，小伙子们，成双结对，三三两两，他们有的坐在自己家的台阶旁边，有的坐在花园和院子里，有的就在大道旁，坐在柴火堆上，笑声和歌声连绵不断。

保尔喜欢拉手风琴。他把那只维也纳制造的双键手风琴放在膝盖上，灵活的手指在琴键上跳舞。低音键发出的声音悠长而哀怨，接着迸出了一串串欢快的旋律。

听到这样的曲子，谁都会想跳舞。少年们不由自主地跳起来，而手风琴声越来越热烈——这样的晚上是多么美妙和畅快。

保尔的邻居嘉莉娜特别开心。她是个石匠的女儿，喜欢跳舞、唱歌。她的声音高亢而圆润，宛若天籁之音。

她挨着保尔，紧紧地拥着他，大声地说笑着："嗨，你这个小手风琴家，棒极了！可惜，你太小了，要不，你是我多好的小老公啊！你的琴声，把我的心都化掉了。"

保尔满脸通红，他想躲开这个调皮的女孩子。

"呵，我的宝贝，你想逃吗？不行！多好的小情人呀！"她肆无忌惮起来。

她那富有弹性的胸脯正紧贴着保尔的肩膀，这使保尔心像小鹿跳动着，而少年们的笑声惊醒了平时静默的小镇。

保尔推着她的肩膀："你闹得我不能专心拉琴了。"

这又引起一阵快乐的笑声。

玛鲁霞说："保尔，给我们拉一支忧伤的、柔情的曲子好吗？"

于是手风琴的风箱拉长了，他的手指又开始在琴键上跳舞。这是一支大家耳熟能详的乌克兰民歌。嘉莉娜领唱，其他少年马上附和着她：

"远航的船夫们，
回到日思夜想的故乡，
这里亲切又美好，

让我们一起唱吧，告别忧伤……”

歌声飘到很远的地方。

他们还没玩尽兴，阿尔焦姆就把保尔叫回了家。

保尔推开门，看见一个陌生人，阿尔焦姆介绍他叫朱赫来。

接着朱赫来说：“小弟弟，我想找一份电工的活儿。你工作的那家发电厂缺人吗?”

“当然缺了。今天机器都停了。以前的电工得了伤寒病，不能上班了。老板今天跑来两次，要找新电工。”

“既然这样，那就太好了。”朱赫来说，“明天我们一起去。”

朱赫来的灰眼睛正在留神观察他，这使保尔感到害羞。朱赫来穿着一件灰短褂，扣子系得很严实，紧紧地绷住他宽厚而结实的身子。他的脖子像牛脖子一样粗壮，整个人就像一头老水牛。

游击队撤退的第三天，德军就开来了。

“德国人来了。”

镇上又不太平了，人们都提心吊胆。虽然大家早就知道德国人是要来的，但总是抱着侥幸的心理。可是，现在那些杀人不眨眼的魔鬼就在眼前。

所有的居民都靠着栅栏或把门站着，诚惶诚恐的。

德国人沿着马路两边行进。他们的军服是墨绿色的，平端着枪，枪上的宽刺刀十分晃眼，头上戴着结实的钢盔，背上是鼓囊囊的粮袋。队伍像一条长蛇，由车站向镇里蜿蜒。

在队伍前面是两个拿着盒子枪的军官；在大道正中间行走的是一个盖特曼翻译军官，他穿着蓝色的乌克兰大衣，戴着高高的皮帽。

德国军队在镇中央的广场上列成了方阵。鼓手把军鼓敲得震天响，集合了一小群没有立场，又不怕死的市民。穿着蓝色大衣的盖特曼军官，走上了一家药店的台阶，严肃地宣读着本镇司令科尔夫少校发出的命令。

命令上说：